



飢餓到家

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提醒我們，糧食不安不僅僅是在「國外」

撰文：Roger Thurow

插圖：Phil Wrigglesworth

羅傑·梭羅 (Roger Thurow) 是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資深委員。二十年來，他一直在寫關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他最早是當《華爾街日報》的外國記者，現在是三本書的作者。這個故事的部分內容取材自他的芝加哥委員會作品，包括哈吉爾索 (Hagirso) 和他的四年級班的互動專題報導，可以到 bit.ly/2ZkGioT 觀看。

去年，就在新冠病毒開始無情地在世界各地行進之前，我在衣索比亞一個村莊的擁擠的教室和一群四年級學生在一起。他們的老師向學生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問題：你將來想當什麼？

「我想當一名護士幫助人。」

「一個醫生！」

「老師或商人。」

這些是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四年級課堂上可能聽到的答案。但這不是一群普通的小學生，所以我接著問了一個問題：你幾歲？

答案是：18、18 和 21。

在我訪問時，我看到這個教室（有一半 18 歲以上的學生）是對人類過去忽視營養和農業發展的控訴，這種忽視使飢餓持續在我們的世界存在。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在 2003 年的 21 世紀第一次大飢餓危機中還是幼童，在這次大飢餓危機中有 1,400 萬衣索比亞人面臨飢餓，其中許多是兒童。對於倖存下來的兒童來說，由於嚴重的早期營養不良，身體和大腦發育往往遲緩。

在這個教室，我看到了發育遲緩造成永久性的能力不足。我遇到的任何學生——現在正學習簡單的數學，努力閱讀的青少年和年輕人——都非常不可能實現他們職業生涯的抱負和幫助別人的願望。一代人發育遲緩的結果就是失去潛力：假使這些年輕人沒有在兒童時營養不良，他們可能為自己、家庭、社區、國家——我們所有人——取得什麼成就呢？在我訪問後數週，新冠肺炎大流行改變了我對在教室裡所見的看法。這些學生不只是讓我們看到過去營養不良的影響。他們讓我們瞥見了大流行後的未來，即新冠肺炎所引發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如何將大流行的影響帶到遙遠的未來。

大流行改變了我們今天對飢餓的看法，包括整個世界和美國。全球衛生危機變成一場經濟災難，接著是一場營養災難。由於企業關閉、失業增加、供應鏈崩潰、提供重要膳食計畫的學校停課，數十億人獲得食物和營養的機會被徹底中斷，而且在許多

情況下，受到嚴重限制。世界糧食計畫署——聯合國負責許多國家緊急糧食分配和學校膳食計畫的機構——警告說，另有 2.7 億人面臨嚴重飢餓，兒童面臨的風險最大。營養學家預測發育遲緩比率肯定會上升，它已經使世界上幾乎每四個孩子中就有一個受到影響。研究人員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上寫道，超過 600 萬兒童的體重將嚴重不足，而且估計未來一年，每個月多達 1 萬名兒童可能死於營養不良。

這些學生讓我們瞥見了大流行後的未來，即新冠肺炎所引發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如何將大流行的影響帶到遙遠的未來。

這次大流行使飢餓和營養不良更加切身相關、更加緊迫、更具威脅性。這種現象不僅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發生。它也在世界上最富有、最富饒的國家之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暴露了一個全國性的矛盾現象：飢餓的美國人。

自大蕭條以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飢餓問題已經變得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個人化。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麻痺了經濟、就業，而且使收入消失，我們看到食物庫和紛紛出籠的救濟機構的需求巨大——也許我們甚至自己也去過，或者在這些人群中認出親戚、朋友、鄰居或同事。我們

1,700 萬

由於 2020 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新增面臨食物短缺的美國人

43%

美國家庭在全國食品浪費
所占的比率

看到高速公路陷入停頓，以及領取救濟麵包的車道造成嚴重交通堵塞。我們看到瘋狂搶著去取代曾由現在停課的學校提供補貼的早餐及午餐計畫。我們都有瘋狂衝刺去搶購留在雜貨店的貨架上的任何食物的經驗。與此同時，我們看到農民將收成犁入土裡、傾倒牛奶、對牲畜實施安樂死，因為他們的常客——餐館、學校和企業——已經停止購買。

看到了這一切後，我們感到震驚。但我們原本不應該這樣的。

美國人堅信，我們的土地是上帝賞賜給我們的永恆之地，豐收的平原上遍布著琥珀色的穀物，從海的一邊到另一邊。我們唱著在美國「上帝賜你恩典」。我們相信，我們是世界上的糧倉，有最豐富的土壤、最好的農民、最先進的技術，能讓我們能夠養活地球上飢餓的人，無論他們在哪裡。我們可以想像，全球衛生危機將變成「國外」的飢餓危機，也許在非洲或印度的某個地方。但在美國呢？不可能。

這是我們告訴自己的謊言，使我們對 4,000 萬同胞視而不見，即使在大流行之前，這些人也必須為下一餐奮鬥。但現在我們看到了。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迫使我們去看。

事實是，雖然我們確實可以提供糧食給全世界，但我們並

沒提供糧食給我們自己的所有公民。不是我們不能。是我們不願。我們讓飢餓持續下去。事實是，食物救濟站一直有人排隊，架上的食物總是急需補充；一波又一波穿過豐收的平原的是前往自助餐廳免費用餐的學童；從海的這一邊綿延到另一邊的是 60,000 多個食物救濟站和菜湯廚房所構成的網絡，比麥當勞的餐廳數量多，數量是 4 比 1。

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金色拱門，但我們看到食物救濟站了嗎？它們藏在社區集會所和教堂地下室；許多救濟站都有扶輪社員們的服務和支持。這些救濟站是救濟和拯救的地方。但是，它們往往也是令人感到恥辱及羞恥的地方。誰需要這些救濟站，他們做錯了什麼？如要仔細深入探討，這就意味著審視令人痛苦的真相，並且問自己，我們做錯了什麼？

這種駭人聽聞的矛盾現象怎麼會持續到現在？我們是一個富裕國家，一個令全世界羨慕的民主國家，我們怎麼能容忍它呢？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民主政體不可能有饑荒；選民肯定會在大規模飢餓中推翻任何現任政府。但美國證明，在民主政體中，你可能挨餓——即便不是徹底的飢餓。在大流行之前，即便有 4,000 萬短缺食物的公民，幾乎所有任何政治運動都不會提及飢餓問題。

美國麻薩諸塞州的眾議員吉姆·麥戈文 (Jim McGovern) 是眾議院飢餓決策會議的共同主席，他告訴任何願意傾聽的人，飢餓

是一種政治狀況。但它的後果並不嚴重，不足以敦促立法者採取任何持久、統一的行動來解決飢餓問題。滿嘴花言巧語，目標天馬行空。大多數政治家都能夠喚起對飢餓的憤怒——誰能為解決飢餓而行動呢？——但是，若涉及花費政治資本和實際資金來消除飢餓時，卻總是吝於付出。當錢包打開時，動作通常是勉強，甚至帶著嘲笑：「他們真在這個國家挨餓了嗎？」

多年來，美國立法者制定了提供營養援助的計畫：補充營養援助計畫，或 SNAP，俗稱食物券；婦女、嬰兒和兒童計畫，或 WIC；學校早餐和午餐計畫。但是，這些舉措的資金永遠不足，推廣不足，而且受到攻擊。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1,800 萬美國家庭依靠 SNAP 援助（雖然打算持續一個月，但很少延長到兩週）。政府分析家承認，數百萬人可能有資格獲得援助，但被申請過程嚇倒，或對接受援助的概念感到羞恥，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援助可申請。因此，飢餓問題持續下去。

我們已經習慣於周圍有飢餓的存在，為了嘲弄我們表現的同情，美國人扔掉了三分之一烹煮過的食物。

美麗的語言稍縱即逝，就像慈善一樣。在食物勸募期間，特別是遇到自然災害時，我們慷慨

2,180 億美元

美國每年浪費在
從來沒人吃的食物上的金額





地捐出蔬菜罐、花生醬罐、義大利麵和現金。但是，如果不採取果斷行動來配合這些捐獻，沒有消除造成食物短缺問題的承諾，不平等的結構依然存在，而且，除了緊急情況所造成的聚光效果之外，痛苦仍在繼續。我們已經習慣於周圍有飢餓的存在，為了嘲弄我們表現的同情，美國人是世界上對於食物最揮霍無度的人：我們扔掉了三分之一烹煮過的食物。

我們甚至不稱之為飢餓。我們用委婉的說法：「食物不穩」，其定義是缺乏持續獲得足夠食物和適當營養品，來過積極、健康的生活。根據政府的衡量，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大約 11% 的美國家庭的食物供應不穩定；到 4 月下旬，在開始執行封鎖和待在家中的命令後一個月內，這一比率翻了一番，達到 22.7%。一旦大流行的影響開始蔓延到全國，超過 17% 有 12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報告說，他們的孩子沒有得到足夠的食物（相比之下，大約 3% 的家庭報告在 2018 年有這種困難）。由 200 個食物庫構成的網絡「養活美國」估計，這個網絡現在服務 5,000 萬人，比大流行前約 4,000 萬人增加。也就是說，多出 1,000 萬人，他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會去排隊領救濟品。他們做錯了什麼？一場全球衛生危機關閉了他們的辦公室、工廠和學校。

他們——我們，這個國家——現在是否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們的飢餓問題？我們是否會

喚起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對抗種族主義所需的激情、在我們最富饒的國土上消除飢餓所需的能量，來征服新冠肺炎？

「國外」的事竟然在這裡發生，這是我們美國自相矛盾的時刻嗎？

我曾經在 2003 年的衣索比亞的看到悲慘，令人費解的現象：由於供應鏈斷裂和市場中斷，過剩的糧食被摧毀或浪費掉，儘管對糧食援助的需求猛增。

當時我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外派衣索比亞報導經濟發展和人道主義的新聞。農業誤判、國際水爭端、當地市場崩潰和乾旱等一連串災難性發展，在兩年的豐收之後引發了廣泛的饑荒。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 (Addis Ababa) 以南的博里查 (Boricha) 高原上，我打開了一頂緊急施賑帳篷的門簾，撞見了恐怖的景象。

數十名兒童餓死了。我驚嚇得說不出話來，於是穿過帳篷，找到泰斯法耶·凱特馬 (Teskaye Ketema)，他坐在地板上，抱著他的兒子哈吉爾索 (Hagirso)。皮包骨的泰斯法耶告訴我，他花了幾個小時抱著他的兒子到帳篷，希望挽救他的生命。就在一年前，他把多餘的收成帶到這個田地，那時這個田地是一個熱鬧的市場。當我遇到他們時，哈吉爾索 5 歲，體重 27 磅。醫生告訴泰斯法耶，他的兒子由於營養不良而休克，情況非常嚴重，他們不知道能否活下來。

「老師或商人」：這是哈

60 億份

預計到 2020 年底美國
各食物庫將提供的餐數

吉爾索去年 12 月表達的雄心壯志，現在 21 歲，坐在那間擁擠的四年級教室的第一排。他活下來了。但他顯然在過去的 16 年裡沒有健壯成長：他的身體和認知發育遲緩，因此仍然吃力地學習做簡單的數學、閱讀和寫字。

在家裡，在一小塊土地上，哈吉爾索幫助他的父親和母親菲克雷 (Fikre) 種植玉米、馬鈴薯和甘藍，並照顧家裡的母牛和小牛。他投入社區的植樹和收集雨水工作。他是他弟弟妹妹的榜樣，當他走路上學時，他們模仿他。最年輕的，一個 4 歲的弟弟，被命名為「夠了」——這是對上帝的懇求，特斯法耶解釋說，希望他是他們最後一個孩子，也是最後一次擔心營養不良和發育遲緩。

夠了。在我們展望大流行後的未來時，我們也會提出這樣的請求嗎？我們會決定我們已經足夠了，我們的新常態，不管事態如何發展，都將是一個沒有飢餓的常態嗎？

採取行動

糧食種植解決方案扶輪行動
小組正在研究消除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可持續方法。請到

foodplantsolutions.org

深入了解並參與。